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統讀」學香港？

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內地各級政府長期願意借鑑香港的「先進」經驗和制度。近十多年香港已少可足稱的「先進」東西回饋國家，倒是某些不良風俗有倒灌內地的勢態。教育改革、課程改革就有不少是內地錯跟香港的。

其中一項是「漢字統讀」。統讀者，統一讀音之謂也。我們都知道漢字「一字一音」，這是用的時候每個字只發一個音，不能讀出兩個音。但是漢字又有「一字多音」的特色，這是指漢字在不同應用場合可以有不同的讀音。許多漢字除了主要讀音之外，還可以有「破讀」，即是字義與最常用法不同時的專有讀音。近日互聯網上的社交平台有不少內地80後年輕家長強烈要求他們家的小孩不要新課本，用回他們小時候所讀的舊課本就好！否則難的「統讀」讓這個年齡層的家長難以輔導小孩的學習！最常舉的例子有杜牧的「一騎紅塵妃子笑」和賀知章的「鄉音無改鬢毛衰」，都讓80後家長「怒髮衝冠」！

「騎」作動詞用讀「qí」（粵讀如[kɛ4]），如「老子騎青牛」、

「張果老騎驢」。若作名詞用，則解作「騎着馬的人」或「一人一馬的組合」，要破讀為「jǐ」（粵讀如「冀kei3」）。家長驚覺學校的老師改教「統讀」為「qí」，有人反諷說：「楊貴妃可不喜歡給人『騎qí』！」中國人騎人的惡劣風俗，到了20世紀仍在西藏地區流行，1950年解放軍入藏，解放全藏農奴，藏民方才免受貴族剝削殘虐。

「衰」的常用義為「衰老」、「衰弱」等，讀如「shuāi」（粵讀如「須soei1」）。賀知章的鬢毛並未「衰老」，而是「等級遞降」，這時要破讀為「cuī」（粵讀如「崔coei1」）。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有重臣趙衰，80後家長小時候所學都是「趙cuī」，現在學校改教「統讀」為「趙shuāi」，大家都擔心這樣無聲無息的改讀，又不知什麼時候再要在子女跟前「錯讀」常用字詞了！

在各種憤怒的反對聲音中，有不少是質疑：「不知是哪裏跳出來的『專家』、『權威』這樣惡搞！」常用漢語字詞的審音，可是個嚴肅的學術課題。「匿名」學者建議教育官員採用新的「統讀」之前，應按漢語語言學的行規，先來廣泛而嚴謹的學術論證與辯難才是。



人生悲劇處
童心

威海之秋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北國的海濱小城，在秋日午後的陽光裏，在清冽香甜的秋風裏。從高鐵站一出來，寬闊的街道，一邊是舒朗的房舍，一邊是無垠深邃的大海。威海，這座海岸線長達近1,000公里的城市，松林成片，鷗鳥翔集宛若質樸的明珠，鑲嵌在中國山東半島的東部，日夜聆聽渤海和黃海的鼓浪之聲。

小城的秋在那樹木的歌聲裏。高大的蒙古櫟，一到秋天，那猩紅的葉片就掛滿枝頭，風拂過，沙沙地低吟，像極了女中音的獨唱；溫柔的朝鮮槭，在這個季節，格外慵懶起來，遲遲不肯脫去綠色的外衣，即便重陽已過，那黃色的葉片依然屈指可數，風雨打在上面，綠色和黃色的葉片交替着發出不卑不亢的聲音，猶似經歷生活洗禮的中年男子，偶爾疲憊時沉悶的嘶吼；而刺楸，那短小堅硬的葉片，黃澄澄地炫耀着，它用一種歡快的方式迎接秋天，沙沙沙沙，迎風搖曳，節奏短促。這小城的秋啊，繽紛的色彩讓人目不暇給，又滿溢着別致的天籟之音，令我心醉神迷。

小城的秋在那大海的懷抱裏。棘頭梅童魚，只有秋天才能在淺海的地方肉眼可見，這是威海獨有的物種，忽閃着大眼睛靜靜地曬太陽，不時與在海濱遊玩的孩童對視，像是藏在大海裏孩子一樣頑皮；石花菜、大葉草、條斑紫菜，也都在秋天湊趣，它們像是相約的老友，把秋日的海岸線裝扮得五顏六色，深深淺淺之間，它們隨波浪扭動身軀，豐富着海的顏色，平添空靈的美感。中國對蝦也是這個季節威海的常客，牠們飽滿豐盈的身材，略帶甘甜的味道，是小城人最鍾情的待客之禮。

徜徉於威海的秋天，我心神安寧。那海，那風，那樹，帶着希望與博大，輕靈與溫柔，那麼甜蜜地接近我，讓我再也不想離開。



◆ 秋日威海，山海之間，城市靈動韻味無限。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離婚後的父母責任

夫妻的感情可能因為種種原因未能走到終結，但與子女的血緣關係，則是永遠不能分割的。一個人無論活到多久，在人生的歷程裏，對父母的情感就是個人的根，永遠拋不開。奉勸天下的父母，無論你與另一半的愛情怎樣消失了，沒註冊也好，千萬要繼續盡好為人父為母之責任，以免貽害子女一生。

在港工作的年輕德國女孩，最近喜孜孜地告訴我，已和母親離婚另組家庭的父親特意來港探望她。父女倆都喜愛行山，他們到了各景點著名的行山徑去，青山綠水載滿了父女情。短短一周很快便過去，父親要離開了，女孩很體諒說：「我很滿足了，知道爸爸很愛我便是足夠，畢竟他有自己的家庭，不能逗留得太久。」聽來心疼但欣慰。

有一澳洲離婚已久的男士，來港和我的女友人結婚並留下生活。每年澳洲暑假即香港的聖誕假，男士便回澳洲把兩個跟前妻生活的兒子帶來香港度假。難得我的女友人體諒，對丈夫兩個兒子十分痛惜，她笑說這一行3人是自己的「結婚套餐」，無可改變的現實就欣然接受。及至她自己兩個兒子出生後，4人就如親兄弟般友好，這是個難得又令人讚賞的例子。

在現實世界裏讓人惋惜的例子更多，我有兩位舊男同事，分別在台灣和內地組織家庭後離婚，問他們子女怎樣？都回答：「沒聯絡。」對子女不聞不問不是離婚者的態度，他們錯把婚姻或男女愛情的失敗與親情掛鈎，夫妻可以如衣服，脫下更換上另一件，但子女只有一對父母，永不能替代，漠不關心的態度，對子女是一生的傷害。

有一事業有成現已垂垂老矣的男士，每說起因母親要改嫁，在他年幼時便拋棄了他，讓他終身活於被遺棄欠缺愛的痛苦裏，每次憶述他仍老淚縱橫！

無論是感情破裂的主動者、受害者或第三者，請繼續去愛子女，親情是無可代替的，是終身的責任，也是第三者的接替責任。



百家廊
黃學隆

捉蛙趣事

小青蛙，呱呱呱，白白肚皮大嘴巴，捉害虫……小兒子歡快的童謠聲順着地下室樓梯傳到了剛要停車的我的耳裏，一陣不一樣的放鬆感，瞬間傳遞辛苦工作一天的我的軀幹。也把我帶入捉蛙樂趣的記憶裏。

我的童年是在一個小山村里度過的，那裏有天、有地、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着幼年時期很多不懂的東西。但是這些對我的誘惑力好像都不大，我卻對孩童時的打魚、捉泥鰍、捉青蛙、撿石螺、捕田鼠等情有獨鍾。這些活動既使我找到了閒時的樂趣，也讓我通過自己的努力嘗到了不一樣的美食。其中又以捉蛙最為有趣。那時農村裏的農田大多以農家肥料為主，也很少使用農藥，青蛙甚多。每年到三四月份的晚上，我們最喜歡捉青蛙。這時的青蛙晚上常會「呱呱」地鳴叫，初時我不懂，只是循着叫聲找去，看到後以最快的速度，撲向青蛙，以圖能捉住，一晚上下來沒有收穫不說，還弄得滿身污泥，被大人們笑稱「蛙瓜」。父親看我喜歡，就教我如何捉蛙，原來蛙類怕強光，只要強光照着牠，牠就會一動不動，任你捉。

第二次再去捉時，我照着父親的說法，在「呱呱」的鳴叫聲的引導下找到青蛙，再用手電筒光照着牠，果然青蛙一動不動了，我輕鬆地捉住了牠。掌握方法後還時常去捉，多時一個晚上就能捉上幾個，我們會拿着和着生薑熬粥，撒點蔥花，鮮香可口；也會拿着做乾蒸，香嫩迷人。

得出社會後，我還經歷了兩次捉蛙，一次是出於對牛蛙這種蛙種生活習性不懂的好奇而去的。那時一個小學同學在臨近縣城不遠的山村裏繁殖牛蛙，因為春季雨水多，蛙場被山洪沖垮了，牛蛙被沖得四處逃竄成了野蛙。周末無聊，同學就邀我去他的蛙場外捉牛蛙。同學告訴我牛蛙也怕光，晚上捉蛙是最好的時機。蛙場設置在靠小溪邊的山田中，靠近蛙場的是一叢叢的山田，生怕驚動蛙，我們蹣跚地行走在臨近的田埂上。順着手電筒光照的方向看去，很快就有收穫。只見牛蛙因為前期的養殖，已是相當的肥壯，因為怕光，一接觸到手電光就縮起身子，一動不動，活像待宰的羔羊。我們一捉一個準，不出一個小時，就足足捉了十來斤，是我捉蛙以來最大的收穫。當晚在同學家來了一場泡椒田雞盛宴，酒足飯飽，滿意而歸。同學看着我開心，他也挺開心的。後來他還堅持養殖了幾十年，每年均邀我參加泡椒蛙盛宴。

最近我與幾位朋友受永定區金砂鎮回鄉養蛙鄉賢張玉紅之邀，前往她的養蛙基地參觀，親身經歷了一次釣蛙。這次釣蛙與以前的捉蛙完全不一樣，這次是在白天進行的，蛙也是青蛙，而不是捉，而是釣，我很好奇。張總要求我們釣蛙，且要比賽釣蛙速度，才更有樂趣。我們自是客隨主便了。張總給我們人手備了一根釣具，一個束口網袋，引導我們走到釣蛙台。說是養蛙基地，實際上就是農村山裏的一塊地，上面種着水稻，蛙就養在水稻田裏。釣蛙台則是間隔的設置在田埂上，並配套在釣蛙台旁邊的稻田上空出一至二行沒有水稻的空間，平時供蛙集中曬太陽，釣蛙時則成了垂釣處。我們各自找到相應的釣蛙台，提着特製的釣具開始釣蛙。開始我以為釣具與釣魚杆相同，沒想只是簡單的一根竹子，一頭綁着一根細繩，繩尾則綁着一團紅色的東西，貌似餌料，我心裏嘀咕：張東西怎麼釣蛙，一直把玩研究着；張總看出了我的心思，對我介紹起釣蛙技巧：「釣蛙時，釣餌要不斷地在蛙旁上下、左右抖動，蛙看到後會及時咬食釣餌且不會輕易鬆口。」「不能急於杆，必須等到蛙充分咬餌時方可提杆。」按着張總的說法去釣，雖然沒有每次成功，卻也時不時在蛙地裏響起激動的叫聲。大家玩得甚是開心。

我想我小時候喜歡捉蛙是因為閒時找樂趣，收穫美食，成年後喜歡捉蛙亦是如此。而我同學及張玉紅他們能從事蛙的行業，並從中找到創業的激情亦然，大家都或多或少有那麼一份喜歡捉蛙樂趣的童真。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洗手間裏的爆哭

上周日，美劇《老友記》(Friends)中6人之一、Chandler的扮演者馬修派利(Matthew Perry)突然在家中過世，雖然距離劇集完播已近20年，但依然導致了一大批人崩潰，更引出一個現象——小×書上，許多人發帖「覓知音」，說聽到消息後一個人躲在洗手間裏爆哭，因為身旁的人都不理解。這些帖子很多都得到了高讚，心有慟焉的人們跑過來彼此抱抱，說「我懂」，然後評論區就變成了「樹洞」，大家就像坐在Central Perk的沙發上，對Chandler說話，對彼此說話，更對自己說話。他們到底懂什麼呢？

《老友記》，一部低成本情景喜劇，主要講述6個紐約青年亂七八糟的日常生活和情誼，開播於1994年，完播於2004年，整整十季，整整十年。獲得過62個艾美獎提名，在百大美劇評選中排第一。100多個國家播放過它，最終季大結局時，僅美國的收看觀眾就達5,110萬人。直到現在，它每年都仍在世界各地重播着，據說2018年時，Netflix曾企圖退訂，但馬上引起網民抗議，Netflix只能乖乖續交1億美元的轉播權年費。《老友記》是公認的神話，而它旺盛持久的驚人生命力則是這神話中最大的奇跡。

在《老友記》之後的幾十年，美劇英劇都出了經典無數，且製作愈來愈恢弘精良，以《權力遊戲》為例，到第八季時，每集預算已經達到了1,500萬美元，一場戰爭戲就要

動用500名群演、70匹馬、160噸砂礫和25個特技演員。確實是現象級神劇，但它卻也依然無法翻過《老友記》那座高山。

因為《老友記》早已不止是一部電視劇，而是一代人的精神烏托邦。它伴隨着一代人成長，形塑一代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且它出現在911之前，出現在全球這一輪撕裂、對抗、仇視之前，出現在極端的政治正確之前，出現在移動互聯網和iPhone之前。那6條老友生活的世界，是率真、溫暖、寬容又充滿理想和希望的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時Chandler可以偷偷在辦公室抽煙，朋友們最大的愛好是擠在沙發上七嘴八舌聊天而不是刷手機，在那個世界，「愛人在身邊，朋友在對面」，家人不一定是親人。

作為經典中的經典，《老友記》當然屬於所有人，但客觀講，它確實更屬於特定的一撥人。那撥人生於80後，長於千禧年，對世界充滿友善和好奇，他們通過《老友記》學英語，通過《老友記》認識世界更多的可能性並深深愛着那舊時光。甚至對於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來說，《老友記》就猶如宗教般的存在。所以馬修的離去，對他們來說，不止是心愛的演員走了，而是那烏托邦再也不完整了。就像有網友說，「深愛他們因為我沒有，我覺得我應該有或許有，但確實沒有。以前覺得還可能有，但馬修派利之死，像是那世界愈來愈遠了，讓人悲從中來。」

這大概就是在洗手間爆哭的原因吧。



信而有征
劉征

青春粉絲俱樂部、頭髮和臉譜

這周去看金氏徹平的「青春粉絲俱樂部」。但凡看過這組雕塑，你就很難遺忘它，因為它是用頭髮做成的。這讓人容易聯想到貞子這樣的日本恐怖片。一個女人半夜三更從馬桶裏鑽出來，看不到臉，僅僅是一頭長髮離你愈來愈近，令人毛骨悚然。而大多數時候，恐怖片當中女鬼的標準造型都是長髮遮臉。

我想長髮遮臉所帶來的恐怖感並非導演造成的。早在中國古代，這就是一種對付怨靈的方法。倘若那位死者含恨而亡，那些害怕被報復的生者就會讓死者以髮拂面，口中塞糠。以避免她們變成怨靈前來報仇。按照這種方式下葬最著名的當屬曹丕的髮妻甄宓了。

這種對於面部模糊的恐懼實際上在於人總是通過面部表情來識別一個人。就好比戲劇當中的臉譜，紅臉代表忠誠，白臉代表奸佞。一齣戲曲，演員剛一出場，我們就通過臉譜知曉了他們的內質，進而得以心安理得地支持該支持的，反對該反對的。儘管在中途觀眾時常感到十分氣憤，但是在一個個期待惡惡有報的希望當中終於堅持了下來，迎來了最終那個大快人心的結局。所以這種表現形式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很受歡迎，甚至造就

了戲曲這門藝術。日本的歌舞伎也是如此，它有一個叫做「隈取」的臉譜技術，白色的粉底加上赤、藍、茶色，「藍隈」是鬼的色調，有時又表現陰險小人。可見，人最大的恐懼在於無法識別對方，對人最大的敵意則在於令對方無法識別。將這種社交恐懼進行藝術加工，就形成戲曲、恐怖片，或者成爲一種對付死者的儀式。所以，臉譜化的好處就是一目了然，省去了很多需要識別的麻煩。因為，打從臉譜化開始，就注定了它一定會有一個善惡有報的結局，在這種固定的結構之外，戲曲反倒可以完全把善惡扔到一邊，着重關注唱腔和姿態。這是戲曲總是慢慢悠悠的原因。

中國早期的影視劇也繼承了這種黑白分明的臉譜化，不過自從批評者開始認爲這種方式忽略的人的複雜性，並進而削弱了藝術作爲一種反思所應帶來的立體感之後，中國的影視劇就開始探討起境遇當中的。一種人本主義存在主義現在幾乎無處不在。

不過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南亞似乎依然流行這種臉譜化的表達方式。尤其是泰劇，幾乎完全建立在愛憎分明之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最近傳到內地的作品不多，僅就前幾

年有一部很有名的合拍劇《小娘惹》來看，故事講述了馬六甲華人社會的文化歷史，裏面的壞人從頭壞到尾，好人則善良到無以復加。看的時候，觀眾不由就會攥緊拳頭，心跳加快，氣的牙癢癢。

金氏徹平用大眾的後腦勺堆積成一個人形雕塑，讓所有人都成了無面目者。據說這個靈感來自於粉絲俱樂部當中的觀眾，粉絲身處其中，只能看到前面人的後腦勺。這讓我想起宮崎駿的《千與千尋》，在這部討論人性迷失的電影當中，有一個象徵丟失自我的無臉人。金氏徹平的後腦勺恐懼應當與此相同。而且，金氏徹平還更進一步，把這些頭髮都換成了卡通人物的頭髮，以預示流行文化取代個人面目的現實，令商業符號成了人的面目。所以，人是需要被臉譜化還是不呢？

◆ 金氏徹平的「青春粉絲俱樂部」主題雕像。作者供圖



◆ 筆者與高志森導演(中)。作者供圖

